

戰爭中最溫柔的樂章：《偷書賊》中的手風琴

一、前言

馬格斯·朱薩克（Markus Zusak）的《偷書賊》¹一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，以死神的視角切入一個名為墨沁的小鎮，並著墨在一個被領養的女孩莉賽爾·麥明葛——也就是偷書賊身上。而「手風琴」則屬於莉賽爾最和藹的繼父漢斯·修柏曼。「手風琴」在故事時而嬉笑嘲弄，時而黑色幽默的氛圍裡，扮演一股銀色的暖流貫串全文，讓我不禁深受它吸引，而想多加琢磨品味。究竟在故事的開端與結尾，我們會如何看到它信念的傳遞？它對於漢斯有甚麼好友遺物外的意涵？又是否有作為樂器外的象徵？

本文首先將藉由手風琴外在最初的作用，與故事線後段的形象對比，討論莉賽爾的成長；接著，隨著故事發展帶出手風琴背後的故事，探究它作為思念體的象徵；最後將它在故事中出現的場景時機，和莉賽爾的離去作連結，歸納出小小一架手風琴，如何在偷書賊動盪的生命，以及戰亂冰冷的世界中作最溫暖的點綴。

二、初至墨沁與防空洞中的安慰

（一） 安慰者的角色轉換：莉賽爾的成長

故事的開端，莉賽爾被迫與母親分離，來到了天堂街。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，加上不久前親眼目睹弟弟死亡，小女孩時常在半夜被惡夢驚醒，這時候她的養父就會拿出手風琴為她彈奏一曲。「手風琴的琴聲為莉賽爾帶來了安全感。」²彈奏手風琴在這邊作為一種最為直接的互動行為，以它的本質產生安慰作用。漢斯·修柏曼用一位父親的角度，笨拙的嘗試以音樂去安撫一個驚疑受怕的小女孩。在故事的這個階段，莉賽爾尚處於接受的地位，她會夢到弟弟而埋在棉被裡尖叫，她仍舊需要他人小心翼翼的呵護照料，而此時她的形象也是瘦小且缺乏營養的。

莉賽爾剛到的時候，她手上的凍傷與指頭上的血跡還清晰可見，渾身看來營養不良，小腿如電線一般細，手臂與衣架沒什麼兩樣。她不太笑，就算她笑起來的時候，也是一副飢餓的表情。³

但隨著故事進展，當戰爭的火勢蔓延至天堂街，人們也被警鈴聲逼著躲入地下防空洞。此時的莉賽爾已經轉換成了安慰者的身分。

¹ 馬格斯·朱薩克著，呂玉嬋譯，《偷書賊》（臺北：木馬文學，2007年）。

²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36。

³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30。

當她費力辨識書上文字，輕輕唸出聲的時候，大家恐懼的眼睛盯著她瞧。有個聲音在她內心彈奏著曲調，這聲音告訴她，這就是妳的手風琴。⁴

在那個被不安的氛圍環繞的地下室，莉賽爾為了達到內心的平靜，不受喧囂聲干擾地開始朗讀書籍。隨著她不間斷的朗讀，眾人也逐漸沉默，心情開始平復。手風琴在這邊已經不具有實質的形象，它變成一種能安撫人心的象徵，可以是任何形式。就莉賽爾而言，她的手風琴就是書；文字就是她的音符。但莉賽爾卻在這個時候想起他們家收留的猶太人麥克斯，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她不需要再被安慰，甚至擁有去關懷其他人的能力。

走到句點與下一個大寫字母之間的缺口處，她想起麥克斯，她想起他病倒的時候，自己為他唸過書。她很想知道，此刻的他在地下室嗎？還是又偷偷瞥了一眼天空呢？⁵

莉賽爾的轉變與成長展現在她從接受的那方變成施予的那方。自從麥克斯來到修柏曼家後，莉賽爾發現一個處境比自己更艱難，一個同樣會在半夜被噩夢驚醒的人。在這個同時她背負了保密的責任，她與麥克斯產生一種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，也因此需要有更強壯的肩膀能承受。她已經不是剛到墨沁鎮那個瘦弱無依無靠的小女孩，她不只在防空洞中安撫大家的情緒，也學會堅強的面對困境，承受壓力。

（二）手風琴安撫性的象徵

自從簧片發聲的原理自中國傳入歐洲後，德國出現了手風琴最初的雛形。而後，手風琴也逐漸普及於德國街巷以及酒吧，至今德國甚至創立手風琴協會舉辦各式音樂性演活動。可以見得為何作者取手風琴為材做形象的刻畫：一方面就是它在德國的代表性；另一方面要提及的，則是手風琴音樂營造的氛圍。

手風琴音樂以能獨自演奏出不同曲風之舞曲聞名，最常見的例子是探戈。除此之外，手風琴也經常參與古典和爵士樂的伴奏。由此可知，手風琴音樂在大部分出現的場合，替聽眾帶來輕鬆豐富而愉悅的氣息。也因為手風琴旋律帶來的舒適輕快，形象溫暖的漢斯利用彈奏手風琴安慰莉賽爾、以手風琴作為莉賽爾安撫人心時文字的隱喻，都再適合不過。本文第四節將以第三種面向，手風琴的外型及運作，討論作者用手風琴做的暗示。

三、手風琴的故事與抗爭意識

（一）和猶太人的交情與身為阿利安人的矛盾

⁴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337。

⁵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338。

隨著戰爭越演越烈，墨沁鎮上的猶太裔開始受到迫害，手風琴背後的故事為漢斯家譜下新的一章。這架手風琴原屬於漢斯的軍中同袍埃立克·凡登堡。凡登堡在出任務前，推薦漢斯去接下中士提出的文書工作，這不僅讓漢斯免於受其他隊友恥笑為懦夫，也讓他幸而逃過死神的手掌心。但凡登堡卻無法倖免於這次的出征，他身後的遺物，包括手風琴，自然留給了軍中的摯友漢斯。

從此，漢斯與凡登堡家產生了羈絆和約定。他承諾凡登堡的遺孀會在將來提供協助。多年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，為未來麥克斯的到來埋下伏筆。

「你大概會彈手風琴吧？」這句話讓漢斯停下動作，油漆刷留在原處，又點了點頭。這名陌生人搓揉著下巴，環視四周後，他用很小聲，卻很清晰的聲音問：「你願意履行自己的承諾嗎？」⁶

在納粹德國的年代，漢斯對凡登堡一家的承諾已經從單純的協助演變成更深一層的問題。面對國家元首的指導方針以及身為一個阿利安血統的德國公民，他到底該不該幫助這個猶太家庭。

其實漢斯對於支持納粹的立場一直抱持懷疑的空間。對他而言，身為人對於人性與公道的堅持勝過一個國家公民對國家的忠誠度。當然他更不會忘記自己的命是朋友幫他換來的。

有個猶太人救了他一命，這點，他是沒辦法忘記的。因此，他不願加入一個以極端手法使人類相互仇視的政黨。⁷

漢斯在人性與忠誠之間面臨掙扎與抉擇，他迫於無奈提出入黨申請，在該掛旗幟時掛旗幟，該喊口號時喊口號。但正如他不間斷的彈奏手風琴，摯友留給他的手風琴和一身琴藝，也無時無刻不在點醒他的良知。這種場景發生在一些小地方。

早些時候，發生了一場小災難，修柏曼一家找不著他們的旗子。…爸爸差點要到地下室用防漆罩布畫一張旗子。好險旗子出現了，原來藏在壁櫃中的手風琴後面。⁸

然而這場早晨的小風波並未在稍後的事情節裡演變為禍端，既然如此為何作者插入這個事件的用意何在。我們可以猜想，象徵納粹黨的找不到的旗子，以及最終發現在手風琴後的藏匿地點，似乎都偷偷暗示著，它們在漢斯心中的天平上的輕重。

（二） 思念的寄託

揭露手風琴的由來後，最動人的莫過於存在於其中的思念之情。最開始的追

⁶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162-163。

⁷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159。

⁸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91。

思想是漢斯和凡登堡的遺孀。一戰結束後，漢斯攜著手風琴找到凡登堡的家人，藉由演奏凡登堡生前最愛的音樂緬懷他。

他這句話真的安撫了她的悲傷，因為身心交瘁的凡登堡太太問他，是否能為她彈奏一曲。當他按著按鍵，敲著鍵盤，生澀地彈奏《藍色多瑙河》，她無聲地流下眼淚。這曲子是她先生的最愛。⁹

二戰爆發後，當漢斯被徵召上戰場，思念者的身分隨之轉換成漢斯之妻羅莎。平時暴躁兇悍的羅莎，在夜晚靜悄悄地抱著手風琴，坐在被月色浸透的客廳窗邊掛記著丈夫。

幾分鐘的時間一滴一滴前進，偷書賊想聽到音樂的慾望也耗盡了，音符還是沒有出現。羅莎沒有按下鍵盤，沒有拉動風箱。客廳只有彷彿是窗簾上一縷長髮的月光，客廳裡還有羅莎。¹⁰

手風琴攜帶的情感不單單只是眾人對原物主凡登堡的連結，隨著時間推移，更疊加上羅莎對漢斯的愛和關懷。與演奏音樂時的生動相比，思念遠方所愛之人時與手風琴相伴的卻是無聲的眼淚、沉默的靜坐，更凸顯出思念的純粹。

四、生命與死亡

(一) 彈奏的生命力：莉賽爾初到

手風琴音箱一拉一縮間吐著氣息，在故事開端便扮演著承接莉賽爾到來，替她開啟新生活之門的接待者。論及手風琴所代表的生命力，須將場景拉回至莉賽爾初到天堂街，正要慢慢適應新生活，她在聽爸爸彈奏時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。

爸爸的手來回控制積滿灰塵的風箱，風箱吸入空氣，又吐出空氣。在廚房的那段晨間光陰，爸爸讓手風琴活了起來。¹¹

當漢斯為手風琴注入生命力，也象徵莉賽爾在天堂街新生活的展開。她在漢斯的陪伴下，逐漸展開笑顏，感受到冰冷陌生的新環境中，竄流的第一股暖意，重獲新生。但在這個恰似光明美好的開始下，同一段落還悄悄暗示著，一個生命體的存在憑藉著它是否會呼吸。為故事後段的悲劇埋下了伏筆。

該怎麼分辨某件事物有沒有生命呢？我們檢查它有沒有在呼吸。¹²

此段在字面上將手風琴的彈奏與生命相牽繫闡發，為莉賽爾的新生活做詮釋。生意盎然的氣氛掩飾了在不久後的未來發生的戰亂與死亡。

(二) 漢斯之死：莉賽爾離去

⁹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158。

¹⁰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379。

¹¹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36。

¹²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36。

本書的尾端，天堂街受到轟炸，戰火帶走了整條街上的靈魂，除了莉賽爾。她抱著殘缺的手風琴，蹣跚著步伐一一去尋找她所愛的人。然後她看見了漢斯。

爸爸是手風琴！但是他的風箱空蕩蕩。沒有空氣吸進去，沒有空氣吐出來。¹³

毀壞的手風琴，不再能奏出樂音，一如死去的人不再呼吸。結束在此的不只漢斯的生命，還有莉賽爾在天堂街的日子。莉賽爾失去她一生摯愛的人後，最終帶著手風琴在遙遠的地方度過她的餘生。作者在終章用損壞的樂器象徵死掉的人們，與一開始手風琴演奏時的生命相互呼應，產生鮮明對比。曾有人說過：「風，送來了我們祖先的第一口氣，也帶走了他們最後一聲的嘆息。」¹⁴。風不僅是生命，也是發聲的方式。藉由振動，生命發出樂音，存在的價值與理念隨風起而遠播，隨風止而停息，剩下餘音繚繞在活著的人心裡。停下的風和氣息，也為整篇故事畫下了休止符。

五、結論

手風琴在《偷書賊》中雖然不如「文字」有最顯眼的作用和描寫，但的確有它獨特的地位。先是一開始漢斯藉由手風琴音樂安撫莉賽爾，打開了她的心房，讓她慢慢適應、接納天堂街的新環境，此時的手風琴就只是單純的一種樂器，發揮它的基礎功效；到後來手風琴逐漸變成一種「安慰」的象徵，從書裡的文字看出，成長茁壯後的莉賽爾，也開始可以用自己的手風琴——「文字」，去安撫別人的情緒。

不僅如此，手風琴背後的故事也讓書中角色產生極大的矛盾和衝突，帶來了全書的轉折點。它不僅是漢斯故友的遺物，也時時挑戰著漢斯的良心認知：他會為了自身安危而出賣恩人的兒子，還是願意為他人鋌而走險。帶著背景的手風琴象徵著承諾，只要漢斯還彈奏手風琴，他就不會背守承諾。同時，手風琴也乘載著人們對遠方親友的思念：先是漢斯對凡登堡的追思，之後則是羅莎對再次被徵召上戰場的漢斯的掛念。

最後，正如手風琴一伸一縮吐出樂音。它也象徵了生命的氣息。從莉賽爾踏入修柏曼家開始，她嶄新的生活充滿無限可能，就像清晨在早餐桌上聽到修柏曼的琴聲所具有的生命力，生機盎然；無可避免的，當天堂街毀於一旦，隨著漢斯和其他人生命殞落，手風琴也變得殘舊，再也無法使用。莉賽爾在天堂街的日子也就此畫下句點，最終她搬至遙遠的地方度過餘生。

綜合以上幾點，手風琴在莉賽爾住在天堂街的這段時期扮演著接待者與終結者

¹³ 馬格斯·朱薩克，《偷書賊》，頁 470。

¹⁴ 摘錄自 1852 年印第安酋長西雅圖（Chief Seattle, 1786- 1866）寫給美國政府的一封信。

的角色。雖然出現的篇幅委實不多，但都細膩而精準的融入不同的情節裡，是本書除了「文字」外，極具意義及代表性的物品。

參考書目

馬格斯·朱薩克 (Markus Zusak) 著，呂玉嬋譯，《偷書賊》(臺北：木馬文學，2007 年)。

